

成 刚 著



万丈红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成 剛 著



万丈红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丈红尘/成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9
ISBN 7-5004-3525-8

I. 万… II. 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0959号

责任编辑 胡 靖
责任校对 许 彬
平面设计 烟 雨
技术编辑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 www.csspw.com.cn](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方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300千字

定 价 22.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84029457

万丈红尘

序

李惊涛

在江苏省的青年作家中，成刚属于比较新锐的一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却在十一年前就有长篇作品行世。我曾经在阅读他的一批中短篇小说时，对其创作心理的后援进行了研究。在那篇题为《范式与创造》的拙文中，我更强调的是他对于武侠科幻、先锋文学、法国的“新小说”与拉美的“爆炸文学”所构成的武库壁垒的突破。现在，加入“光明书架”系列的长篇小说《万丈红尘》，有效地证明了成刚突破与创造的力度。悬念迭起的《万丈红尘》，呈现出的完全是一派现代小说章法。也许对于一个世俗的复仇故事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用准确灵动的语言，击打出如此令人目眩的纯文学火花更令人欣慰的了。

成刚的突破与创造，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物的文学新质的开掘上。无需我再复述商铁城寻仇的故事，这种恩怨情仇在《基督山伯爵》中已经按理想的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但读者们肯定可以发现，商铁城远不是爱德蒙·邓蒂斯，因为他的对手是罗汉门的杨阿四。杨阿四是真英雄、真赢家，也真阴险。他于不露声色之间，以牺牲华彪最终了断了与商铁城的恩仇。但就是这样的人物，不仅一直对商氏满怀愧疚，对其亲人始终怀柔，而且身上还时或闪烁着正义的光彩：当美丽在“大富豪”小包间邂逅搞垮工厂的厂长，愤而聚起工友向厂长讨“说法”时，

万丈红尘

夹在工人与警察对峙间的大英雄杨阿四，对嚣张的厂长愤而饱以老拳。这一拳，打出了人格的力量，见出了人性的光芒。当他知道自己的情人即是仇家的妹妹之后，仍然对她礼遇有加；他与妻子重叙旧好时的感受，更使人想起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的傅家杰。池莉在《烦恼人生》中塑造的这位丈夫，与梳着“鸡窝头”妻子那种平实的爱情，曾经使多少虚妄的浪漫爱情的泡沫，瞬间化为乌有。这就是成刚的杨阿四，成功地走出了类型化的窠臼；并非因为英雄末路，大丈夫原本平常心。

在主流生活与主流意识之外，江湖间也有其游戏规则，而且是人性与血性的极端领域：血、性、暴力、死亡。这不是金庸使人们意识到的现象，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故事。成刚一方面习惯了对这样的世像不再失望，另一方面却对游戏规则的近趋无序感到失落。这在华彪与狼主、野猫、烟枪、青皮、熊掌、大洞之类的强烈对比间，可见一斑。华彪的侠肝义胆、豪气盖天、尊重江湖规则，与街头混混的“一哄而上”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些街头霸王们，不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与现有规范的虚伪存心过不去，以“另类”表示抗争，而是像施耐庵所写的宋朝泼皮或博尔赫斯笔下的南美人渣一样，头脑简单，目光短浅，滞留在操着“凯子、马子、摆柳、打通关”之类黑话的档次上。作家对此类人物压抑不住的失望，使他浓墨重彩地抒写了华彪的武侠风采：哪怕是在主流生活之外，也不能失去豪迈的人格力量。以武犯禁的华彪，是传统意义上的江湖英雄，为知己者用以致死。但是，作家对华彪的武侠豪气，心情却十分复杂：一方面对他的热血冲天赞赏有加，另一方面，又对他这一身豪气受人利用多所惋惜。这种复杂的心态，使华彪在《万丈红尘》中呈现出一种复合性格。谁能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还会迷恋哺乳期的桂姐身上的奶香。这种怪异的现象，缘于华彪从小是个没有吃过

万丈红尘

奶的孩子，他对于奶香的渴望，日渐积淀为情结，直至影响到他顶立于天地之间。

与华彪相比，具备了更多文学新质的人物是他的搭档周楚平。此人除去继承了周子豪的拳脚，更多的是溢出乃父禀赋的思考：他一直在思考自我，思考生活。对于城市，他找不到归属感，但乡村也未必是他的精神家园。在这一点上，作家写周楚平对暗夜中城市小巷的幻觉以及转来转去又回到老地方的愤怒，具有一种感性抽象的意味，它暗示出来的是一种人生的轨迹，见出了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透出了人本层次的困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形而上的思想张力，是通过此人不断出现的烦躁和困惑表现出来的。在《万丈红尘》中，周楚平有多次“英雄救美”的壮举，斗狼主的那一次，尤得武侠神髓，格外有声有色。但作家写周楚平斗殴，却不单纯是为了招徕读者，而是为了唤醒此人的灵魂，开启他思考生活和人生意义的灵窍。因此，应该说有了周楚平，《万丈红尘》的文学品格被大大提升了。

《万丈红尘》作为小说的现代性，还体现在作家注重发掘情结对于人物性格、行状乃至命运的潜在影响，将偶然性作为开启人生世相的密钥，对人性渊藪中的真善与大美作了景象繁复的解耦。

情结作为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意识因素进入文艺长廊，不自精神分析学派肇始，但却由弗洛伊德做了最精当的阐释。它是性格和行为方式最隐秘的原始动因，对于作品来说，是一块有待融化的硬糖；化解的过程与结果，往往构成惊心动魄的文学景观。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苏童的《米》、方方的《桃花灿烂》，莫不如此。在《万丈红尘》中，我们看到秦歌见了女孩的无端羞怯，看到薛红雨对贵阳王芳的畸形心态，看到华彪对桂姐的特殊心理，初始可

万丈红尘

能不解，但当了解了杜云为秦歌制造的少年创伤，夏宁为救薛红雨的以身试法，华彪在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际，就会明白郁积起来的纠结，是怎样从心理上深刻影响和支配了这些人物的行为方式乃至命运走向。情结不是表浅的因果，因果是一一对应的东西。对于艺术迷宫来说，情结是悬念，是宝藏，是核心，是钥匙，是河流的源头。读者理解作品要溯源而上，而作品中的人物要丰满起来，却要顺流而下。比如秦歌，就有一个突破心理魔障的转型过程，作家写出了这个嬗变的过程，使他在小说结尾处终于走出了怪圈。

情结虽然可以铸就作品的悬念，但对于《万丈红尘》来说，其悬念的形态与希区柯克表现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焦虑”导致的悬念又有不同。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情结不是《万丈红尘》中悬念的惟一源头；作品中的悬念迭起、疑窦丛生，更多地与作家的叙事艺术有关。商铁城前来寻仇，杨阿四与华彪却在城市里像大海捞针一样，反过来找他；而谁又能想到，此人最终竟然是被杨阿四藏在自己的家里。华彪以义当先，要为杨阿四除去生命中最大的障碍，但最终有一个谜永远无法破解：花瓶怎么碎在了杨阿四的头上？“你知道……”谁知道？再看秦歌为一踪强奸案寻找王芳。王芳是谁？到底能否找到？有的时候，偶然性在人们的理性判断之外，起着重要而又莫名的作用：年轻的警察寻找王芳，手机是惟一的线索，却屡打不通：“我就不相信她没有开机的时候！”却无从料想，王芳的手机因为丢在出租车上早就归属他人了。这种偶然性起的作用，就像迪伦马特的《诺言》中的车祸一样，足以把一个智慧无边的探长搞成白痴。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寻找杀人狂屠夫，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总悬念。但直到最后，屠夫就在警察眼皮底下无名死去，尸体早已被处理，警方的寻找却依然没有中止，看样子，是要一直寻找下去了。你会不会涌起类似马尔克斯的《雪

万丈红尘

祭》所表达的那种命运无常的感慨？

当然，对于《万丈红尘》而言，命运的无常在那些从事陪侍活动的小姐们身上，体现得更加充分。从道德的角度来打量，她们无疑是一群品德上有缺陷的人。但是，品德上有缺陷的人也是人，并不能因为有了道德缺陷，也就同时失去了被文学作品观照的资格与价值，否则文艺就只能表现一些道德上完美的人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却可以怀疑由这样的人构成的文艺作品，能够探测到多深的人性渊藪。《万丈红尘》通过李敏、张曼、阿水、小棉花、徐莉、美丽、香娃、宋娟、田颖们日常的陪侍生活，写出了她们的人性深度。作家笔下的张曼，其自由的个性足可与梅里美塑造的卡门媲美；宋娟被非礼后要小费与撕小费的逆转，同样见出了人格与个性的魅力；阿水在苍茫的文字中映现出的命运的莫测，使人心潮难平；贵阳王芳对与薛红雨回乡过美好生活的憧憬及其被后者溺杀所构成的悲剧性，尤为令人扼腕；此外，还有徐莉拿了温州佬的50万元钱逃逸后供养小白脸汪建国所透出来的“傻”；小棉花在孟二桥、清水和李阳之间生存的艰涩……无不从人本的角度，对天赋人权所遭逢的戕害，作了直抵骨髓的读解与表达。在这里，我无从说作家内心潜存着一种原始的女性崇拜情结，因为似乎还有几个类似孟二桥、谢小飞这样的“丑陋的男人”，与小姐们形成了比照；但即使从道德的角度看，她们的缺陷可能也并不比孟二桥、谢小飞们来得更重。《万丈红尘》表明，指认小姐们有道德缺陷，这只是初步的、表浅的和不够的。作家的良知和力量在于，揭示出她们的道德何以有了缺陷：正是由于孟二桥、谢小飞、温州佬这样的男人，才产生了小棉花、李敏、徐莉这样的小姐。这些小姐，大多做着相似的人生美梦：由于受伤在先，只好用青春赌明天，待金钱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换个陌生地方找个人结婚，隐姓埋名生活

万丈红尘

下去。这样的美梦，究竟有几个能够实现，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不由得会想？《布莱顿硬糖》。她们面前的路，不能不说像悬崖一样危险。但即使如此，成刚的《万丈红尘》，仍然体现出了应有的人文关怀的精神。当你看见小姐们逗弄桂姐三个月大的儿子时，你会蓦然省悟：即使是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也有生存的权利与生活的内涵。对于作家来说，这里不仅有一个视野问题，还有一个视角问题。马克思从来不用道德的尺度来评判历史。

我为《万丈红尘》的出版而欣幸，谨以为序。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



www.lightshelf.com.cn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点是当代北方某中型城市一家名为大富豪的夜总会,故事由从业者与以此为生的小姐相组合而成。前者故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后者故事则是独立以板块状结构呈现在读者面前,二者结合,交织出一台多场亦多层次的活戏,自平凡真实且富有幻想的现实生活中提炼精宏,描绘出特定时期特定舞台上的浮生世态景致。

本书情节故事由两条线索展开,力求通俗易懂,摒弃阅读障碍,且在真实的生活之中,加入理想的英雄主义情结,使之增强阅读趣味性。

策 划 / 严 平
 周荣胜
统 筹 / 张 勇
责任编辑 / 胡 靖
特约编辑 / 张 英

封面设计 / 烟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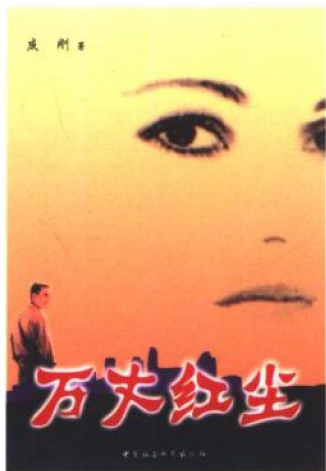
光
明
书
架

www.lightshelf.com.cn



作者介绍

成刚，网名秦歌。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小说作品四十余万字，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1999年触网，在榕树下、清韵、tom.com、亦凡书库均曾获奖。



男男女女，粉墨登场，在社会舞台上匆匆而过，到最后无非是这万丈红尘中一个符号，或凄惨或美丽，终究是要湮灭在时间的长河里。

目 录

序	李惊涛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53
第四章	85
第五章	112
第六章	148
第七章	181
第八章	211
第九章	245
第十章	283
第十一章	319
第十二章	352
后记：我心永恒	成刚/胡珊 369
跋：被占领和栖据的人	石西 372

万丈红尘

第一章

1

戴林在那个微雨的黄昏从街上回到学校。

小雨半个小时前才从如同国画淡墨般的天空飘落下来，开始的时候悄无声息，等到整个街道被润上了一层淡淡的湿润，人们才想到原来下雨了。但这雨是如此的温柔，它甚至不想惊扰正在行走的人们。戴林抬头看天空细若毛发若有若无的雨丝，想到了在大学里写就的一些风花雪月的诗句，于是那一些更年轻的岁月便在雨中飘过来，恍如昨日。

黄昏的天边仍然有一抹红晕，在远方大厦的顶上。走到一座桥上的戴林惊诧自己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致，一边是细雨若雾，一边是夕阳涟漪。这个黄昏，青年教师戴林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将会有所改变。

戴林在桥上停了停，细细的雨丝飘到脸上，沁凉而温柔。戴林注意到桥两边的花坛里几株迎春花开得灿烂，就想到春天已经来了。春天里的女孩儿从桥的那头走过来，那是几个艳丽的新潮女子，她们在春天里已经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夏装。长裙从戴林身边飘过，银铃般的笑声不断冲撞戴林的耳膜，戴林在她们走过自己身边时忍不住就要回头看她们的背影。这时恰好

万丈红尘

几个女孩说了些什么，一起回过头来盯着他看，年轻的教师便红了脸，慌忙转过身来，加快脚步向桥下去。女孩的笑声像雨丝一样沁凉，落在戴林的心上，戴林的心里甜甜的。

沿着宽阔的海昌路向南，过一个十字路口再转东，远远地就能看见学校的校门了。细雨的人行道上纤尘不染，两行笔直的白杨新芽乍绿。戴林走得慢，他呼吸着潮湿带着些粘稠的空气，觉得整个身体都变得轻盈而躁动起来。人行道上还有不多的一些行人，也全都不慌不忙的样子，全没有以往在雨中的匆忙。戴林想，一切都是因为春天的这场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切都是美好的。

走进学校新修的校门时，戴林下意识地抚弄了一下胸前的校徽。他以前就是这所中学的学生，走出学校三年后重新回来，和昔日的师长成了同事。能够在这所中学里任教，戴林已经感到很满足了，他的家在离这城市八十多公里的一个县城，家乡的贫瘠让他在孩提时就发誓要离开那里重新开始一种生活。教师的职业在现代城市已经不再具有任何优势，但最起码，现在戴林已经取得了一种资格，作为城市人的资格。这也是家乡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爹娘和兄妹们最引为骄傲的事情。

这所学校是市重点中学，自然有着非常不错的校园。两座崭新的教学楼在阴暗的天气里仍然雪白明亮，造型别致的实验楼前一个名叫“随园”的花园里已提前一片葱茏。走在随园外的戴林这时候忽然听到了些细微的声响，那声音若有若无如同细雨般缥缈，但戴林知道它真实存在，而且就来自身边的随园。

戴林在随园的矮墙边停住，透过矮墙的木格花窗向里面望去。

这时，那声音便更具体了些，戴林这时分辨出那是一首时下街上正流行的歌，他曾许多次在街道上听街两边的店铺里传

万丈红尘

出这歌声。但这歌声从随园里传出来显然是不同的，它飘飘摇摇，如同被这细雨淋湿般多了些虚无的雾气。

随园里有两个五角型的花坛，里面金黄的迎春花盛开在一些常绿的植物间，仿若点缀在皇冠上的明珠。那些常绿植物也因为细雨洗去了多日的灰尘，看上去油绿而柔嫩。花坛间有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小路边上是一些可以入画的纤细的垂柳和肥硕的芭蕉。随园的一侧，有一条窄窄的回廊，回廊顶上挂满了新绿的藤条，两边是供人闲坐的石椅。戴林就在那石椅上看到了穿白裙的周彤。

周彤一袭曳地的洁白长裙仿佛是这天地间惟一的亮色，她的长发柔柔地披在肩上，又黑得耀眼。周彤坐在石凳一侧，双腿蜷缩在长裙里，长长的衣袖裹住双手，只露出纤细修长的几根手指。戴林看不见她的脸，但却能感觉到她那种诱人的美丽，更重要的是，白裙女孩儿唤起了戴林久违的属于青春期少年的冲动。这样的女孩，坐在一幅淡彩的水墨画中，这本身就是一幅画。戴林望着她瘦削的后脊，心中瞬间生出了上前拥住她的念头。

戴林终于知道自己的生活将要因为这个女孩而有所改变。

周彤轻轻地在哼唱着一首歌，那歌的旋律此刻听起来无比美妙。青年教师戴林就在优美的旋律中走进随园，他尽量放轻脚步，不想惊扰女孩的寂静。行走中，戴林想起了李后主“禅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诗句。戴林以前上学时就喜欢看琼瑶的言情小说，所以，在有些人眼里，他属于那种有些矫情的男人。

周彤听见脚步声，慢慢地转过头来，看清身后的男人，她长长的睫毛闪了闪又垂下了，眼帘也随即阖上，像是无视来人的存在。

此刻的戴林怦然心动，他认出了白裙女孩原来是学校里非

万丈红尘

常著名的校花周彤。他以前在校园里曾经见过她几次，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心头产生那么大的震撼。一切都是因为这场雨的缘故。戴林想黄昏的校园里已经没有人了，独坐在细雨中的女孩儿心头一定有着浓重的愁怨，自己在此刻遇上她，这难道不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戴林向着周彤走过去了，他立在女孩的身后，想着自己第一句话该说些什么。说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己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因为今天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戴林轻轻拍拍周彤的肩膀，他心里说，一个故事开始了。

2

野猫和老枪先在路边一家排档里坐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喝了一扎多啤酒，离开时两个人都有了些醉意。时间还早，他们沿着解放路向西，一路跌跌撞撞地下去，也不知道究竟要往哪里去。

这时夜幕低垂，华灯俱放，城市的夜晚张扬着一种荒靡的繁华。解放路是这座城市最宽阔的一条街道，城市的格局都以解放路为中心向两边扩展。解放路两侧聚集了这城市最大的几家商场和购物中心，到了晚上，一路上都是小贩们的天下，他们摆着花花绿绿的摊位大声吆喝招揽生意，远远看去，倒像是比白天还要热闹。

野猫和老枪混在散步的行人中，不时对边上的摊位指指点点，嘴里说些不干不净的话，碰上单身或三五成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他们还会凑到跟前，腆着脸问小姐，晚上在哪里做呵。被他们问的小姑娘俱都一脸寒霜，飞快地逃开。野猫和老枪这时便会得意地哈哈大笑，边上有行人对他们怒目而